

傳習錄

欄外書

〔明〕王陽明撰 〔日〕佐藤一齋注評 黎業明點校

傳習錄欄外書上帙

一齋居士稿本

余於此錄三輪執齋刻本讀之。歲月已久。朱綠漫然。今改鈔之。時天保紀元。臆月也。

南本分卷異同

愚往得南元善兄弟校傳習錄二冊。係嘉靖二十三年德安府重刊本。上冊分爲四卷。第一。徐曰仁錄第二。陸原靜錄第三。薛

傳習錄

欄外書

〔明〕王陽明撰〔日〕佐藤一齋注評 黎業明點校

傳習錄欄外書上帙

一齋居士稿本

余於此錄三輪執齋刻本讀之歲月
久未緜漫然今改鈔之時天保紀元
月也

南本分卷異同

愚往得南元善兄弟校傳習錄二冊係嘉
靖二十三年德安府重刊本上冊分爲四
卷第一條曰仁錄第二陸原齋錄第三許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傳習錄欄外書 / (日) 佐藤一齋撰; 黎業明點校.
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 12
ISBN 978-7-5325-8651-6

I. ①傳… II. ①佐… ②黎… III. ①心學—中國—明代②《傳習錄》—研究 IV. ①B248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63245 號

傳習錄欄外書

〔日本〕佐藤一齋 撰

黎業明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惠敦印務科技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9.625 插頁 3 字數 191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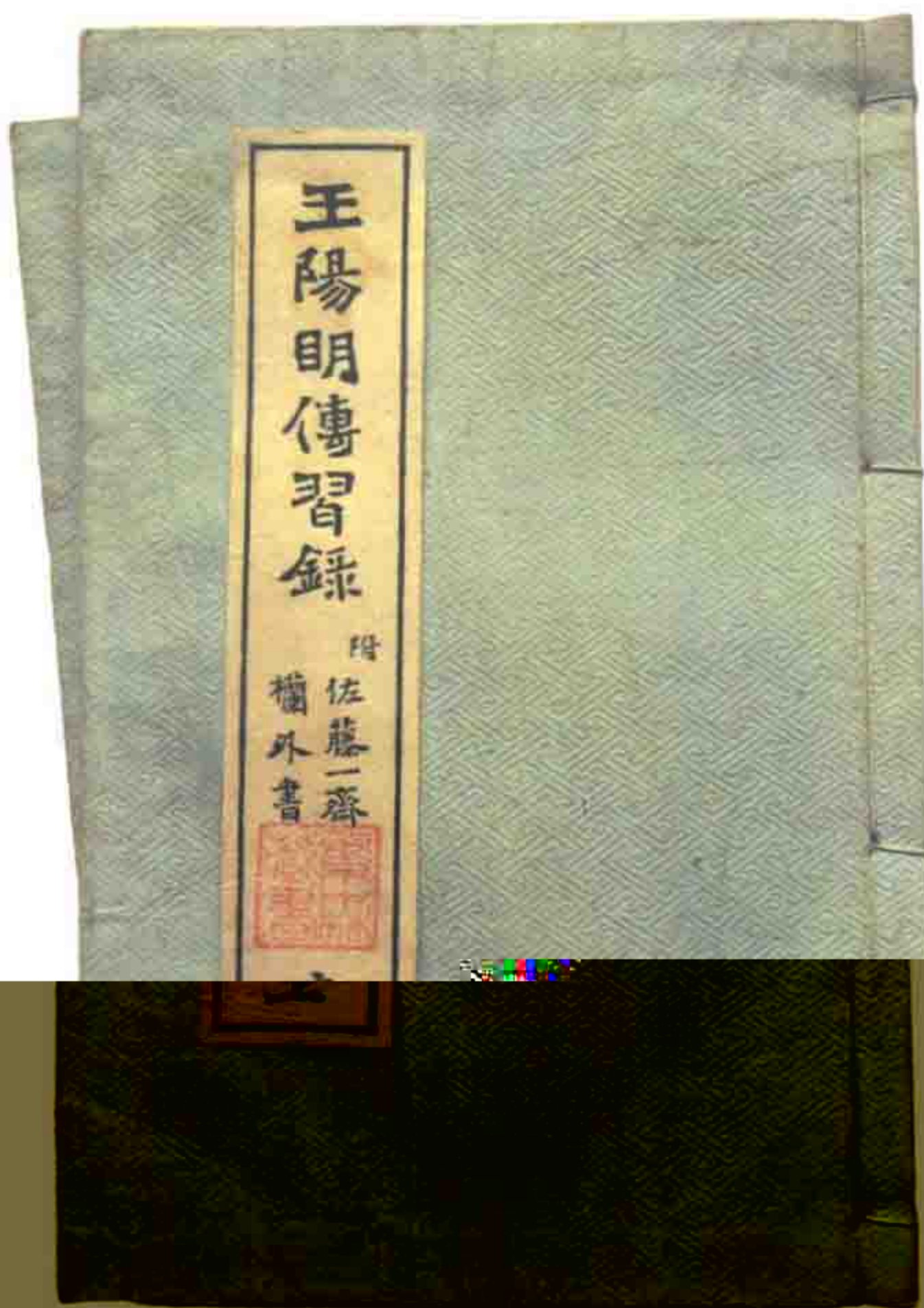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651-6

B·1035 定價: 42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

一九一九年東京啓新書院印本 書影一

傳習錄外書上統

一齋居士

余於此錄，就三輪執事刪本重之，歲月已久，朱絲漫然，今改鈔之，時天保紀元閏月也，南本分卷異同。

愚往得南元善兄

弟校傳習錄二冊

係嘉靖二十三年

德安府重刊本，上

冊分爲四卷，第一

卷曰仁錄，第二，陸

原靜錄，第三，薛尚

謙錄，第四，則爲答

歐陽崇一書一首，

答孫文蔚書三首，

下冊亦分爲四卷，

第一答徐成之書

二首，答儲榮耀書

二首，答何子元書

傳習錄序

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，先生聞之，謂之曰：聖賢教人，如醫用藥，皆因病立方，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，而時時加減之，要在去病初無定說。若拘執一方，鮮不殺人矣。今某與諸君，不過各就偏蔽，箴切砥礪，但能收化即吾言已爲贅疣。若遂守爲成訓，他日誤已誤人，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？愛既備錄先生之教，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，愛因謂之曰：如子之言，即又拘執一方，復失先生之意矣。孔子謂子貢嘗曰：予欲無言，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，又何言之不一邪？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，故孔子以無言警之，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。顏子於孔子之言，默識心通，無不在已，故與之言終日，若決江河而之海也。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，不爲少。於顏子之終日言，不爲多，各當其可而已。今備錄先生之語。

佐藤一齋及其《傳習錄欄外書》

佐藤一齋(1772—1859)，名坦，字大道，號惟一齋，又號愛日樓、老吾軒。初名信行，稱幾久藏，年二十一，始改名爲坦，稱捨藏。日本江戸人。著名學者、教育家。長期以來，國內學術界對於佐藤一齋的研究並不很重視，相關的研究成果十分罕見。見聞所及，目前國內關於佐藤一齋的研究，似乎只有朱謙之先生《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》本論二第五章“佐藤一齋及其門下”^①、周朝暉先生《佐藤一齋〈言志四錄〉漫筆》^②。茲不揣淺陋，就所知見，對佐藤一齋的生平及其《傳習錄欄外書》略加論述。

一

日本安永元年壬辰(1772)十月廿日，佐藤一齋出生於江

① 朱謙之《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87—331頁。

② 周朝暉《佐藤一齋〈言志四錄〉漫筆》，《書屋》2014年第一期，第16—19頁。

戶浜街邸舍。其家係出大職冠鎌足。其曾祖廣義，號周軒，始以儒仕岩村侯，陞家老。祖信全，襲父職。父信由，稱勘平，號文永，襲職，執國政凡三十餘年；母蒔田氏^①。據佐藤一齋自述，其年少時頗為調皮，《言志晚錄別存》記載云：“公嘗來余樓上，攜一行廚見示，曰：‘此物吾子記之否？’余不記。公乃曰：‘此物係伯氏騎行玉川時所佩者，飯訖，活畜香魚於此廚並見貺。時吾子七八歲，來翫弄香魚，余叱之。吾子時余之亡，竊來拈香魚，盡殺之。余怒，拳打吾子，吾子泣號。幼時黠甚如此，今則道學先生也。一笑。’”^②（“公”，指林述齋。林衡，字叔統，一字公鑑，號述齋，為岩村藩主松平乘蒞之第三子，原名松平乘衡。寬政五年，其二十六歲時，幕府祭酒林簡順卒，無嗣，特命松平乘衡繼其後，因改其姓名。卒後，諡快烈府君^③。）又據《侍醫法印杉本樗園君墓誌銘》記載：“當天明之季，時風漸渝，法網亦疎，而下谷只為無數惡少之淵藪，君（按：指杉本樗園）初亦不能無少染。以其家世為瘍科，兼整骨枝，因旁學拳法。其師曰松宮柳園翁，余亦適往學，與君始相知於演場中。年齒相若，昵若兄弟。君有臂力，技亦拔群，雖髡顱依樣而髮五分，以示勇猛狀。時或醉後夜

① 本文敘述佐藤一齋生平學行，除注明者外，主要參照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，日本東京：巖巖堂，1882年，卷下，第1—20頁，“佐藤坦”（目錄作“佐藤一齋”）條。

②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，日本東京：明治書院，1936年，第200頁。

③ 參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，卷上，第43—50頁，“林衡”（目錄作“林述齋”）條。

行，途次往往顛踣人以爲快。余亦頗負氣，相頡頏。”^①而其弟子若山拯《惟一佐藤先生墓碣銘》則云，佐藤一齋“幼而穎悟，好讀書，多技能。年十二三，屹如成人，欲以天下第一等事成名”^②。佐藤家深得藩主信任，佐藤一齋自年少時起，即與林述齋關係密切^③。佐藤一齋晚年回憶道：“公之在岩邑藩也，齡十七，加冠。侯特命先父爲帽親，使余進盥盤及柳板，余時十三。儀訖，公謂余曰：‘帽親之子猶兄弟，終身不相離違也。’余拜命之辱，不圖後入林氏，遂爲師弟，致有今日，殆亦所謂夙因者，然歟！”^④

寬政二年(1790)，佐藤一齋十九歲，出仕藩主松平乘保之近侍。當時，林述齋以藩公子居浜街府邸，視佐藤一齋爲同儕，往來講讀，殆無虛日^⑤。當此時，學者概染蕙園餘臭，佐藤一齋亦未能免俗，著《辨道薙蕪》二卷、《孝經解意補義》一卷。三年(1791)八月，以故被免職；十月，懇請脫離仕籍，專力講學，慨然以斯道爲任。四年(1792)二月，得林述齋資助，遊浪華(大阪)，從學於中井竹山。對於從學中井竹山之事，佐藤一齋自述云：“居半年，日夜在側，討論經義，輒至夜半。先生乃喜其切問，不以爲可厭。然數有鄉信，兩慈手書沓至，

① 轉引自朱謙之《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》，第288頁。

② 若山拯《惟一佐藤先生墓碣銘》，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“論語集成”影印本，卷首。

③ 對於佐藤一齋少時與林述齋之關係，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記載云：“佐藤一齋少述齋四歲，以藩弟子自幼伴友。既長，日夜在側，相俱讀書，約三四年。”（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，卷上，第44頁）

④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，第199頁。

⑤ 若山拯《惟一佐藤先生墓碣銘》，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卷首。

不得已而決歸。先生有詩見貺，曰：‘聞君客迹自濃藩，目擊俱欣吾道存。累旬未極新知樂，歸路俄驚遠別魂。世故易擡雙白眼，詞場且對一青樽。妙年將任斯文責，何日遊踪再及門。’又書一行大字見貺，其語爲‘困而後寤，仆而復興’八字。余問出處，先生曰：“‘仆而復興’爲王文成語，首句則今臨筆加之耳。”^①此爲一齋留心陽明學之始。後，又得林述齋（當時尚爲岩村藩公子）購贈《王文成公全書》，時佐藤一齋年二十二^②。

寬政五年（1793）二月，佐藤一齋入祭酒簡順林先生（名信敬）之門，寓其邸內閑宅，始以儒爲業。四月，簡順林先生卒，無嗣，官特命快烈公（述齋）承林氏後，於是始正師弟之名，日夜講習如舊時。對此，佐藤一齋《言志晚錄別存》云：“既而東歸，執贄於簡順林公，借寓其邸內閑宅。是時快烈公每來我寓，相與講習如故。居無何，簡順公捐館，會先朝新政，賢良彙進，特命快烈公承後林氏，而余先在焉，因正師弟之名，以至於終身。故余於快烈公，不特講學，而平生內外事，亦皆無所不與焉。殆乎人間可有一而不可有二者。”^③其間潛心六經，旁及文辭。相往還者，如松崎慊堂、清水赤城、市野隼卿，皆一時俊秀。

寬政八年（1796）二月，佐藤一齋從其父遊京畿、大和、伊勢及攝播，名區勝跡無不探訪。既而名聲漸起，門人日進，大

①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，第210頁。案：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將中井竹山贈詩誤作林述齋贈詩。（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，卷上，第49頁）

② 山崎道夫《佐藤一齋》，日本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1—22頁。

③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，第211頁。

小侯伯有志於斯文者，聘請講說無虛日。十二年（1800）三月，平戶侯靜山就封，特命給路資以延。佐藤一齋因請便路到長崎，接吳客以博聞見，侯見許，乃以四月發程。隨後，館於長崎平戶侯之邸，與清人沈敬瞻、劉雲臺、錢宇文、周慶書之徒爲文酒之交。雲臺、宇文並有學植，不可視爲商賈，是以一齋所得頗多。遂至平戶，講經於維新館，聽者三百餘人。

文化元年（1804），佐藤一齋在林氏西鄰之地建築愛日樓，自春至夏而成。二年（1805）十月，佐藤一齋爲林氏塾長，督衆門生。初，林氏之門有員長之職以統門生，給俸米，而其人相繼物故，無復任其職者。一齋實以客寓而任之，出於不得已，故不敢受俸米。爾後門人益進，從遊之士甚夥，以致寮舍不能容。耳提面命，講讀不倦，夜以繼日。當講經之日，則聽者滿堂。

文政四年（1821），佐藤一齋從江戶出發，至美濃弔鉤尾山祖先城墟、詣墳墓。遂遊京都，謁日野大納言南洞公。佐藤一齋之於岩村，自脫離仕籍之後，已無職事，唯以文學輔導世子而已。文政九年（1826），世子承國，擢一齋爲老臣列，以議國事，賜以廩米十五口，稱師範。當是時，一齋名聲藉甚，天下之士苟志道學文者，莫不執贄於其門。塾徒則併肥薩奧羽之人，同窗切劘。其質雖不一，而皆篤信一齋，至聲音笑貌，亦莫不學焉。其中，若山拯、澤村邁、吉村晉、山田球之輩，名聲尤著。

天保四年（1833）六月，佐藤一齋以其第八女許配門人河田興。十二年（1841），佐藤一齋以齡躋古稀，欲謝絕塵事，以養餘年，乃就岩村侯矢藏下邸，借數百步之地，新築書室，名曰靜修所，又築一樓，名曰東暖樓，園種蕉桂，以爲隱棲之所，

往來宴息。七月，其師友林述齋物故；十月，其門人渡辺畢山在獄中自殺。佐藤一齋悽然無聊，益絕意於世事。而此年幕府一新庶政、晉賢良，十一月擢佐藤一齋爲儒員，賜祿二百苞，別給俸米十五口，使住於昌平黌官舍。佐藤一齋於是幡然復作，黽勉從事，誘掖後進，講說經義，不敢以頹老委之於人。於是天下之人，目以爲山斗，而莫不景仰焉。侯伯以下迎聘請講者，前後數十家，或枉駕於官舍；凡士民之入門者，殆三千人。十三年（1842）四月，特旨講《易》於幕殿，辨說詳晰，有賞命。

弘化二年（1845），和蘭國使齋書翰至長崎，幕府命林祭酒令爲報書，又命古賀煜與一齋助其事。七月，以功賜時服二領。

嘉永二年（1849），閣老以下臨昌平黌，發海防時務兩策，俾諸儒作對，佐藤一齋因上策一道。三年（1850）三月，大將軍臨昌平黌聽講，佐藤一齋與同僚講《白鹿洞揭示》，特恩有賜品。六年（1853），亞米利加國使至，命祭酒令和解其書，一齋助其事。九月，賜銀二十錠；十一月，進布衣班。

安政二年（1855），政府賞耄老教授懇篤，佐藤一齋獲賜黃金二錠、時服二領，蓋出特典也。六年（1859）六月，感時疾；八月，稍復，強爲塾徒講《論語》；入九月，痰喘激發，元氣漸消，廿四日歿於昌平坂官舍，享年八十有八。十月三日，葬於城南麻布鄉高明山深廣寺。

佐藤一齋著作宏富，主要有：《周易欄外書》（10卷）、《易學啓蒙欄外書》（1卷）、《尚書欄外書》、《大學欄外書》（1卷）、《中庸欄外書》（1卷）、《論語欄外書》（2卷）、《孟子欄外書》（2

卷)、《孝經解意補義》(1卷)、《小學欄外書》(1卷)、《近思錄欄外書》(3卷)、《傳習錄欄外書》(3卷)、《言志四錄》(4卷)等;詩文則輯為《愛日樓全集》(56卷)。1990年代,為紀念佐藤一齋誕辰220周年,日本明德出版社梓行《佐藤一齋全集》(岡田武彥監修,全十四卷)。據說,五經之中,佐藤一齋“最精《周易》”^①;其最重要著作為《言志四錄》,“其學之造詣,就此四卷可見其全體”^②。

二

對於其學術傾向,佐藤一齋自稱不立名目、強調自得,曰:“古人各有得力處,舉以指示可也,但其入路各異,後人不能透會得之,乃偏於所受,執一以為宗旨,終至於生流弊。余則欲透會為一,不立名目。其不立名目,即便我宗旨也。”^③又說:“勿裝門面,勿陳家當,勿揭招牌,勿假他物以誇銜。書以自警。”^④對於程朱陸王,佐藤一齋乃師法藤原惺窩^⑤,主張兼

① 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,卷下,第11頁。

② 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,卷下,第13頁。

③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,第146—147頁。

④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,第94頁。

⑤ 佐藤一齋曾說:“惺窩藤公《答林羅山書》曰‘陸文安天資高明,措辭混括,自然之妙亦不可掩焉’,又曰‘紫陽篤實而邃密,金溪高明而簡易,人見其異不見其同,一旦貫通,同歟異歟,必自知而後已’。余謂我邦首唱濂洛之學者為藤公,而早已並取朱陸如此。羅山亦出其門,余曾祖周軒受學於後藤松軒,而松軒之學亦出自藤公。余欽慕藤公,淵源所自,則有乎爾。”(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,第140頁)

取並容，他說：“濂洛復古之學，實為孔孟之宗，承之者紫陽、金谿及張、呂，雖有異同，而其實皆純全道學，決非俗儒之流。於元則靜修、魯齋，明則崇仁、河東、餘姚、增城，是其選也，亦雖各有異，皆一代之賢儒，其邇洄濂洛則一也。上下千載，落落唯有此數君子而已。吾取而尚友之，於心樂焉。”^①又曰：“朱陸同宗伊洛而見解稍異，二子並稱賢儒，非如蜀朔之與洛為各黨。朱子嘗曰‘南渡以來，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’，陸子亦謂‘建安無朱元晦，青天無陸子靜’，蓋其互相許如此。當時門人亦有兩家相通者，不為各持師說相爭。至明儒如白沙、篁墩、餘姚、增城，並兼取兩家。我邦惺窩藤公蓋亦如此。”^②

然而，對於佐藤一齋之學術主張、學術傾向，後人之見解與佐藤一齋之自述並不一致。其門人若山拯曰：“其學雖宗宋儒，不喜分析而主一本，不貴該博而要深造，以達心之靈光為宗旨焉。”^③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云：“一齋雖奉宋儒之學，實欽慕王文成。”^④朱謙之先生曰：“一齋一生的貢獻，在朱子學派的林氏教團的包圍之下發展了陽明學，其學術表面上是調和朱王，實際上則陽朱陰王”；“一齋所著如《言志錄》之類，雖王學的旨意往往散見，而旗幟尚未明顯，若‘欄外書’一類書，則分明是王學本色。”^⑤可見，在後人眼中，佐藤一齋之學

①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，第129頁。

② 簡野道明閱、國語漢文研究會編《新注言志四錄》，第139頁。

③ 若山拯《惟一佐藤先生墓碣銘》，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卷首。

④ 松村操編《近世先哲叢談續編》，卷下，第19頁。

⑤ 朱謙之《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》，第291、293頁。

術主張、學術傾向，乃表面似兼取程朱陸王，實質則獨弘陽明之學。

衆所周知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是朱子之最重要著作。佐藤一齋對於四書，先後有《大學欄外書》、《中庸欄外書》、《論語欄外書》、《孟子欄外書》。在四書“欄外書”中，佐藤一齋對於陽明頻加引述稱許，對於朱子則多所批評指摘。茲以《論語欄外書》為例，對佐藤一齋所引述稱許陽明之言，擇要略加臚列^①，以窺其學術主張、學術傾向之一斑。

對於《論語·學而》“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外注程子曰：‘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，曷嘗有孝弟來？’余嘗疑之。仁是統名，孝弟是子目，故言仁則孝弟包在其中，而言孝弟則未盡於仁。至論性，則仁義禮智亦皆表德。性只是一個降衷，無聲無臭，未有仁義禮智之可名，況有孝弟乎？以其有此理言之，則不獨仁義禮智，而衆善萬美皆不遺，況遺孝弟乎？程意以四德爲性，而以孝弟爲行，故曰‘曷嘗有孝弟’。余既以仁爲性之表德，則孝弟亦表德，但爲有統名與子目之別耳。”^②所謂“仁義禮智亦皆表德”，語出陽明《傳習錄》上卷“澄問：‘仁義禮智之名，因已發而有？’曰：‘然。’他日，澄曰：‘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是性之表德邪？’

^① 《論語欄外書》中批評指摘朱子之語，比比皆是，佐藤一齋對此並不否認。其《論語欄外書》開頭云：“余讀《論》、《孟》，尚紬繹正文，每有所得，蠅書之烏絲欄外。積年之久，紙無餘白，不得不別存焉。但以其說於本注時有異同，故不敢輒示人，恐生疑惑也。雖然，其同也非苟同，而異也亦非求異，則眎諸一二友契，何太不可？乃今臚錄之，題曰欄外書。”（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1頁）爲省文計，茲不一一加以羅列。

^②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6頁。

曰：‘仁義禮智也是表德。……’”^①

對於《論語·爲政》“攻乎異端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金谿謂‘與堯舜不同，是異端’，姚江謂‘與愚夫愚婦異，是異端’，語雖不同，而意則歸一。”^②所謂“姚江謂‘與愚夫愚婦異，是異端’”，語出《傳習錄》下卷“或問異端。先生曰：‘與愚夫、愚婦同的，是謂同德；與愚夫、愚婦異的，是謂異端’”^③。

對於《論語·八佾》“子謂《韶》‘盡美矣，又盡善也’；謂《武》‘盡美矣，未盡善也’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餘姚謂：‘在武王，自合如此；文王若在，或者不致興兵。’此說從前未發，即所謂《武》未盡善處。”^④所謂“餘姚謂”之言，見《傳習錄》上卷“問：‘孔子謂武王未盡善，恐亦有不滿意。’先生曰：‘在武王自合如此。’曰：‘使文王未沒，畢竟如何？’曰：‘文王在時，天下三分已有其二。若到武王伐商之時，文王若在，或者不致興兵，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。文王只善處紂，使不得縱惡而已。’”^⑤

對於《論語·先進》“回也非助我者也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姚江有說。外注未瑩。”^⑥所謂“姚江有說”，指《傳習錄》

① 王守仁《王陽明全集（新編本）》（吳光、錢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編校）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一冊，第17頁。

②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17頁。

③ 王守仁《王陽明全集（新編本）》（吳光、錢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編校），第一冊，第117頁。

④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26—27頁。

⑤ 王守仁《王陽明全集（新編本）》（吳光、錢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編校），第一冊，第20頁。

⑥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下卷，第59頁。

下卷“問：‘孔子曰“回也非助我者也”，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？’先生曰：‘亦是實話。此道本無窮盡，問難愈多，則精微愈顯。聖人之言本自周遍，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，聖人被他一難，發揮得愈加精神。若顏子聞一知十，胸中了然，如何得問難？故聖人亦寂然不動，無所發揮，故曰非助。’”^①

對於《論語·子路》“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正名，是拔本塞源之論。既包感化衛輒意，‘必也’字、‘乎’字，的見多少苦心在。餘姚說無餘蘊。外注胡氏亦迂。”^②所謂“餘姚說”，指《傳習錄》上卷“問：‘孔子正名，先儒說“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廢輒立郢”。此意如何？’先生曰：‘恐難如此。豈有一人致敬盡禮、待我而爲政，我就先去廢他？豈人情天理？孔子既肯與輒爲政，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。聖人盛德至誠，必已感化衛輒；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，必將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父子之愛本於天性，輒能悔痛真切如此，崩殯豈不感動底豫？崩殯既還，輒乃致國請戮，殯已見化於子，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，當亦決不肯受，仍以命輒。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，輒乃自暴其罪惡，請於天子，告於方伯諸侯，而必欲致國於父。殯與群臣百姓，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，請於天子，告於方伯諸侯。必欲得輒而爲之君。於是集命於輒，使之復君衛國。輒不得已，乃如後世上皇故事，率群臣百姓尊殯爲太公，備物致養，而始退

^① 王守仁《王陽明全集（新編本）》（吳光、錢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編校），第一冊，第137頁。

^②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下卷，第70頁。

復其位焉。則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名正言順，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。孔子正名，或是如此。”^①

諸如此類之引述稱許，不一而足。此外，對《論語·爲政》“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視、觀、察，並是良知作用，不必拘爲三次，譬如太陽照入空隙，不遺微纖。”^②對《論語·爲政》“子曰由誨女知之乎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行而真知之，是知；不行而徒知之，仍是不知。以真知爲知，以徒知爲不知，而無容一點虛僞，即是良知本體。”^③對《論語·述而》“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求師之心，即是良知。擇善改不善，亦是良知作用。此意不可放過。”^④對《論語·顏淵》“子張問明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明是良知本體。”^⑤對《論語·子張》“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學者當反復此章，以自得致良知之旨也。”^⑥對《論語·堯曰》“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”章，《論語欄外書》云：“三‘知’字，並是真知實見。一部《論語》，只歸宿此‘知’字。”^⑦所謂“真知”、所謂“良知”、所謂“致良知”、所謂“良知作用”、所謂“良知本體”，均爲陽明學之基本

① 王守仁《王陽明全集（新編本）》（吳光、錢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編校），第一冊，第18頁。

②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16頁。

③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17—18頁。

④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上卷，第44頁。

⑤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下卷，第66頁。

⑥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下卷，第109頁。

⑦ 佐藤坦《論語欄外書》，下卷，第113頁。